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南齐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附錄

附錄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卷二六——卷五九

【梁】萧子显 撰

陈苏镇 等 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南齐书卷二六 列传第七

王敬则 陈显达

王敬则，晋陵南沙人也。母为女巫，生敬则而胞衣紫色，谓人曰：“此儿有鼓角相。”敬则年长，两腋下生乳各长数寸。梦骑五色师子。年二十余，善拍张。补刀戟左右。景和使敬则跳刀，高与白虎幢等，如此五六，接无不中。补侠毂队主，领细铠左右。与寿寂之同毙景和。明帝即位，以为直阁将军。坐捉刀入殿启事，系尚方十余日，乃复直阁。除奋武将军，封重安县子，邑三百五十户。敬则少时于草中射猎，有虫如乌豆集其身，撻去乃脱，其处皆流血。敬则恶之，诣道士卜，道士曰：“不须忧，此封侯之瑞也。”敬则闻之喜，故出都自效，至是如言。

泰始初，以敬则为龙骧将军、军主，随宁朔将军刘怀珍征寿春，殷琰遣将刘从筑四垒于死虎，怀珍遣敬则以千人绕后，直出横塘，贼众惊退。除奉朝请，出补东武暨阳令。

敬则初出都，陆主山下，宗侣十余船同发，敬则船独不进，乃令弟入水推之，见一乌漆棺。敬则曰：“尔非凡器。若是吉善，使船速进。吾富贵，当改葬尔。”船须臾去。敬则既入县，收此棺葬之。

军荒之后，县有一部劫逃紫山中为民患，敬则遣人致意劫帅，可悉出首，当相申论。治下庙神甚酷烈，百姓信之，敬则引神为誓，必不相负。劫帅既出，敬则于庙中设会，于座收缚，曰：“吾先启神，若负誓，还神十牛。今不违誓。”即杀十牛解神，并斩诸劫，百姓悦。

之。迁员外郎。

元徽二年，随太祖拒桂阳贼于新亭，敬则与羽林监陈显达、宁朔将军高道庆乘舸舰于江中迎战，大破贼水军，焚其舟舰。事宁，带南泰山太守，右侠毂主，转越骑校尉，安城王车骑参军。

苍梧王狂虐，左右不自保，敬则以太祖有威名，归诚奉事。每下直，辄往领府。夜著青衣，扶蜀道路，为太祖听察苍梧去来。太祖命敬则于殿内伺机，未有定日。既而杨玉夫等危急殒帝，敬则时在家，玉夫将首投敬则，敬则驰诣太祖。太祖虑苍梧所逛，不开门，敬则于门外大呼曰：“是敬则耳。”门犹不开，乃于墙上投进其首。太祖索水洗视，视竟，乃戎服出。敬则从入宫，至承明门。门郎疑非苍梧还，敬则虑人觐见，以刀环塞室孔，呼开门甚急。卫尉丞颜灵宝窥见太视乘马在外，窃谓亲人曰：“今若不开内领军，天下会是乱耳。”门开，敬则随太祖入殿。明旦，四贵集议，敬则拔白刃在床侧跳跃曰：“官应处分，谁敢作同异者！”升明元年，迁员外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、骁骑将军，领临淮太守，增封为千三百户，知殿内宿卫兵事。

沈攸之事起，进敬则号冠军将军。太祖入守朝堂，袁粲起兵夕，领军刘韞、直阁将军卜伯兴等于宫内相应，戒严将发。敬则开关掩袭，皆杀之。殿内窃发尽平，敬则之力也。迁右卫将军，常侍如故，增封为二千五百户，寻又加五百户。又封敬则子元迁为东乡侯，邑三百七十户。齐台建，为中领军。

太祖将受禅，材官荐易太极殿柱，徙帝欲避土，不肯出宫逊位。明日，当临轩，帝又逃宫内。敬则将舆入迎帝，启譬令出。帝拍敬则手曰：“必无过虑，当饷辅国十万钱。”

建元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封寻阳郡公，邑三千户。加敬则妻怀氏爵为寻阳国夫人。二年，进号安北将军。虏寇淮、泗，敬则恐，委镇还都，百姓皆惊散奔走，上以其功臣，不问，以为都官尚书、抚军。

寻迁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、吴兴太守。郡旧多剽掠，有十数岁小儿于路取遗物，杀之以殉，自此道不拾遗，郡无劫盗。又录

得一偷，召其亲属于前鞭之，令偷身长扫街路，久之乃令偷举旧偷自代，诸偷恐为其所识，皆逃走，境内以清。出行，从市过，见屠肉枅，叹曰：“吴兴昔无此枅，是我少时在此所作也。”

迁护军将军，常侍如故，以家为府。三年，以改葬去职，诏赠敬则母寻阳公国太夫人。改授侍中、抚军将军。太祖遗诏敬则以本官领丹阳尹。寻迁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军事、镇东将军、会稽太守。永明二年，给鼓吹一部。

会土边带湖海，民丁无土庶皆保塘役，敬则以功力有余，悉评敛为钱，送台库以为便宜，上许之。竟陵王子良启曰：

伏寻三吴内地，国之关辅，百度所资。民庶凋流，日有困殆，蚕农罕获，饥寒尤甚，富者稍增其饶，贫者转钟其弊，可为痛心，难以辞尽。顷钱贵物贱，殆欲兼倍，凡在触类，莫不如兹。稼穡难劬，斛直数令，机杼勤苦，四裁三百。所以然者，实亦有由。年常岁调，既有定期，僮恤所上，咸是见直。东间钱多剪凿，鲜复完者，公家所受，必须员大，以两代一，困于所贸，鞭捶质系，益致无聊。

臣昔忝会稽，粗闲物俗，塘丁所上，本不入官。良由陂湖宜壅，桥路须通，均夫订直，民自为用。若甲分毁坏，则年一修改；若乙限坚完，则终岁无役。今郡通课此直，悉以还台，租赋之外，更生一调。致令塘路崩芜，湖源泄散，害民损政，实此为剧。

建元初，狡虏游魂，军用殷广。浙东五郡，丁税一千，乃有质卖妻儿，以充此限，道路愁穷，不可闻见。所逋尚多，收上事绝，臣登具启闻，即蒙蠲原。而此年租课，三分逋一，明知徒足扰民，实自弊国。愚谓塘丁一条，宜还复旧，在所逋恤，优量原除。凡应受钱，不限大小，仍令在所，折市布帛。若民有杂物，是军国所须者，听随价准直，不必其应送钱，于公不亏其用，在私实荷其渥。

昔晋氏初迁，江左草创，绢布所直，十倍于今，赋调多少，因时增减。永初中，官布一匹，直钱一千，而民间所输，听为九

百。渐及元嘉，物价转贱，私货则束直六千，官受则匹准五百，所以每欲优民，必为降落。今入官好布，匹堪百余，其四民所送，犹依旧制。昔为刻上，今为刻下，氓庶空俭，岂不由之。

救民拯弊，莫过减赋。时和岁稔，尚尔虚乏，愧值水旱，宁可熟念。且西京炽强，实基三辅，东都全固，实赖三河，历代所同，古今一揆。石头以外，裁足自供府州，方山以东，深关朝廷根本。夫股肱要重，不可不恤。宜蒙宽政，少加优养。略其目前小利，取其长久大益，无患民贫不殷，国财不阜也。宗臣重寄，咸云利国，窃如愚管，未见可安。

上不纳。

三年，进号征东将军。宋广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，刚暴，数杀婢，翼之子法明告敬则，敬则付山阴狱杀之，路氏家诉，为有司所奏，山阴令刘岱坐弃市刑。敬则入朝，上谓敬则曰：“人命至重，是谁下意杀之，都不启闻？”敬则曰：“是臣愚意。臣知何物科法，见背后有节，便言应得杀人。”刘岱亦引罪，上乃赦之。敬则免官，以公领郡。

明年，迁侍中、中军将军。寻与王俭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俭既固让，敬则亦不即受。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开府如故。进号骠骑。十一年，迁司空，常侍如故。世祖崩，遗诏改加侍中。高宗辅政，密有废立意。隆昌元年，出敬则为使持节、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军事、会稽太守，本官如故。海陵王立，进位太尉。

敬则名位虽达，不以富贵自遇，危拱傍遑，略不尝坐，接士庶皆吴语，而殷勤周悉。初为散骑使虏，于北馆种杨柳，后员外郎虞长耀北使还，敬则问：“我昔种杨柳树，今若大小？”长耀曰：“虏中以为甘棠。”敬则笑而不答。

世祖御座赋诗，敬则执纸曰：“臣几落此奴度内。”世祖问：“此何言？”敬则曰：“臣若知书，不过作尚书都令史耳，那得令日？”敬则虽不大识书，而性甚警黠，临州郡，令省事读辞，下教判决，皆不失

理。

明帝即位，进大司马，增邑千户。台使拜授日，雨大洪注，敬则文武皆失色，一客在傍曰：“公由来如此者，拜丹阳、吴兴时亦然。”敬则大悦，曰：“我宿命应得雨。”乃列羽仪，备朝服，道引出听事拜受，意犹不自得，吐舌久之，至事竟。

帝既多杀害，敬则自以高、武旧臣，心怀忧恐。帝虽外厚其礼，而内相疑备，数访问敬则饮食体干堪宜，闻其衰老，且以居内地，故得少安。三年中，遣萧坦之将斋仗五百人，行武进陵。敬则诸子在都，忧怖无计。上知之，遣敬则世子仲雄入东安慰之。仲雄善弹琴，当时新绝。江左有蔡邕焦尾琴，在主衣库，上敕五日一给仲雄。仲雄于御前鼓琴，作《懊侬曲歌》曰：“常叹负情侬，郎今果行许！”帝愈猜愧。

永泰元年，帝疾，屡经危殆。以张瓌为平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置兵佐，密防敬则。内外传言当有异处分。敬则闻之，窃曰：“东今有谁？只是欲平我耳！”诸子怖惧，第五子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岳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谢朓为计，若同者，当往报敬则。朓执岳驰启之。敬则城局参军徐庶家在京口，其子密以报庶，庶以告敬则五官王公林。公林，敬则族子，常所委信。公林劝敬则急送启赐儿死，单舟星夜还都。敬则令司马张思祖草启，既而曰：“若尔，诸郎在都，要应有信，且忍一夕。”其夜，呼僚佐文武樗蒲赌钱，谓众曰：“卿诸人欲令我作何计？”莫敢先答。防阁丁兴怀曰：“官只应作耳。”敬则不作声。明旦，召山阴令王询、台侍御史钟离祖愿，敬则横刀跂坐，问询等：“发丁可得几人？传库见有几钱物？”询答“县丁卒不可上”。祖愿称“传物多未输入”。敬则怒，将出斩之。王公林又谏敬则曰：“官是事皆可悔，惟此事不可悔。官诟不更思！”敬则唾其面曰：“小子！我作事，何关汝小子！”乃起兵。

上诏曰：“谢朓启事腾徐岳列如右。王敬则稟质凶猾，本谢人纲，直以宋季多艰，颇有膂力之用，驱奖所至，遂升荣显。皇运肇基，预闻末议，功非匡国，赏实震主。爵冠执圭，身登衣衮，故以《风》

《雅》作刺，缙绅侧目。而溪谷易盈，鸱枭难改，猜心内骇，丑辞外布。永明之朝，履霜有渐，隆昌之世，坚冰将著，从容附会，朕有力焉。及景历惟新，推诚尽礼，中使相望，轩冕成阴。乃嫌迹愈兴，祸图兹构，收合亡命，结党聚群，外候边警，内伺国隙。元迁兄弟，中萃渊藪，奸契潜通，将谋窃发。朏即姻家，岳又邑子，取据匪他，昭然以信。方邵之美未闻，韩、彭之衅已积。此而可容，孰寄刑典！便可即遣收掩，肃明国宪。大辟所加，其父子而已，凡诸诖误，一从荡涤。”收敬则子员外郎世雄、记室参军季哲、太子洗马幼隆、太子舍人少安等，于宅杀之。长子黄门郎元迁，为宁朔将军，领千人于徐州击虏，敕徐州刺史徐玄庆杀之。

敬则招集配衣，二三日便发，欲劫前中书令何胤还为尚书令，长史王弄璋、司马张思祖止之。乃率实甲万人过浙江，谓思祖曰：“应须作檄。”思祖曰：“公今自还朝，何用作此。”敬则乃止。朝廷遣辅国将军前军司马左兴盛、后军将军直阁将军崔恭祖、辅国将军刘山阳、龙骧将军直阁将军马军主胡松三千余人，筑垒于曲阿长冈，右仆射沈文季为持节都督，屯湖头，备京口路。

敬则旧将举事，百姓檐簞荷锄随逐之，十余万众。至晋陵，南沙人范修化杀县令公上延孙以应之。敬则至武进陵口，恸哭乘肩舆而前。遇兴盛、山阳二砦，尽力攻之。兴盛使军人遥告敬则曰：“公儿死已尽，公持许底作？”官军不敌，欲退，而围不开，各死战。胡松领马军突其后，白丁无器仗，皆惊散，敬则军大败。敬则索马，再上不得上，兴盛军客袁文旷斩之，传首。是时，上疾已笃，敬则仓卒东起，朝廷震惧。东昏侯在东宫，议欲叛，使人上屋望，见征虏亭失火，谓敬则至，急装欲走。有告敬则者，敬则曰：“檀公三十六策，走是上计。汝父子唯应急走耳。”敬则之来，声势甚盛，裁少日而败，时年七十余。

封左兴盛新吴县男，崔恭祖遂兴县男，刘山阳湘阴县男，胡松沙阳县男，各四百户，赏平敬则也。又赠公上延孙为射声校尉。

陈显达，南彭城人也。宋孝武世，为张永前军幢主。景和中，以劳历驱使。太始初，以军主隶徐州刺史刘怀珍北征，累至东海王板行参军，员外郎。泰始四年，封彭泽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历马头、义阳二郡太守，羽林监，濮阳太守。

隶太祖讨桂阳贼于新亭垒，刘勔大桁败，贼进杜姥宅，及休范死，太祖欲还卫宫城，或谏太祖曰：“桂阳虽死，贼党犹炽，人情难固，不可轻动。”太祖乃止。遣显达率司空参军高敬祖自淝渡淮，缘石头北道入承明门，屯东堂。宫中恐动，得显达乃至稍定。显达出杜姥宅，大战破贼。矢中左眼，拔箭而镞不出，地黄村潘姬善禁，先以钉钉柱，姬禹步作气，钉即时出，乃禁显达目中镞出之。封丰城县侯，邑千户。转游击将军。

寻为使持节、督广交越三州湘州之广兴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进号冠军。沈攸之事起，显达遣军援台，长史到遁、司马诸葛导谓显达曰：“沈攸之拥众百万，胜负之势未可知，不如保境蓄众，分遣信驿，密通彼此。”显达于座手斩之，遣表疏归心太祖。进使持节、左将军。军至巴丘，而沈攸之平。除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转前将军、太祖太尉左司马。齐台建，为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领卫尉。太祖即位，迁中护军，增邑千六百户，转护军将军。显达启让，上答曰：“朝廷爵人以序，卿忠发万里，信誓如期，虽屠城殄国之勋，无以相加。此而不赏，典章何在。若必未宜尔，吾终不妄授。于卿数士，意同家人，岂止于君臣邪！过明，与王、李俱祇召也。”上即位后，御膳不宰牲，显达上熊羆一盘，上即以充饭。

建元二年，虏寇寿阳，淮南江北百姓骚动。上以显达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之镇，虏退。上敕显达曰：“虏经破散后，当无复犯关理。但国家边防，自应过存备豫。宋元嘉二十七年后，江夏王作南兖，徙镇盱眙，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镇彼，政当以淮上要于广陵耳。卿谓前代此处分云何？今金议皆云卿应据彼地，吾未能决。乃当以扰动文武为劳。若是公计，不得惮之。”事竟不行。

迁都督益宁二州军事、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，领宋宁太守，持节、常侍如故。世祖即位，进号镇西。益部山险，多不宾服。大度村獠，前后刺史不能制，显达遣使责其租赋，獠帅曰：“两眼刺史尚不敢调我！”遂杀其使。显达分部将吏，声将出猎，夜往袭之，男女无少长皆斩之。自此山夷震服。广汉贼司马龙驹据郡反，显达又讨平之。

永明二年，征为侍中、护军将军。显达累任在外，经太祖之忧，及见世祖，流涕悲咽，上亦泣，心甚嘉之。

五年，荒人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，与雍、司二州界蛮虏相扇动，据南阳故城。上遣显达假节，率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水军向宛、叶，雍、司众军授显达节度。天生率虏众万余人攻舞阴，舞阴戍主辅国将军殷公慤击杀其副张麒麟，天生被疮退走。仍以显达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、镇北将军，领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显达进据舞阳城，遣僧静等先进，与天生及虏再战，大破之，官军还。数月，天生复出攻舞阴，殷公慤破之，天生还窜荒中，萃城、平民、白土三城贼稍稍降散。

八年，进号征北将军。其年，仍迁侍中、镇军将军，寻加中领军。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给鼓吹一部。显达谦厚有智计，自以人微位重，每迁官，常有愧惧之色。有子十余人，诫之曰：“我本志不及，汝此等勿以富贵陵人！”家既豪富，诸子与王敬则诸儿，并精车牛，丽服饰。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，王三郎乌，吕文显折角，江瞿县白鼻。显达谓其子曰：“麈尾扇是王、谢家许，汝不须捉此自逐。”

十一年秋，虏动，诏屯樊城。世祖遗诏，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隆昌元年，迁侍中、车骑将军，开府如故，置兵佐。豫废郁林之勋，延兴元年，为司空，进爵公，增邑千户，甲仗五十人入殿。高宗即位，进太尉，侍中如故，改封鄱阳郡公，邑三千户，加兵二百人，给油络车。建武二年，虏攻徐、司，诏显达出顿，往来新亭白下，以为声势。

上欲悉除高、武诸孙，微言问显达，答曰：“此等岂足介虑。”上乃止。显达建武世心怀不安，深自贬匿，车乘朽故，导从卤簿，皆用

羸小，不过十数人。侍宴，酒后启上曰：“臣年已老，富贵已足，唯少枕枕死，特就陛下乞之。”上失色曰：“公醉矣。”以年礼告退，不许。

是时，虏频寇雍州，众军不捷，失沔北五郡。永泰元年，乃遣显达北讨。诏曰：“晋氏中微，宋德将谢，蕃臣外叛，要荒内侮，天未悔祸，左衽乱华，巢穴神州，逆移年载。朕嗣膺景业，踵武前王，静言隆赞，思义区夏。但多难甫夷，恩化肇洽，兴师扰众，非政所先，用戢远图，权缓北略，冀戎夷知义，怀我好音。而凶丑剽狡，专事侵掠，驱扇异类，蚁聚西偏，乘彼自来之资，抚其天亡之会，军无再驾，民不重劳，传檄以定三秦，一麾而臣禹迹，在此举矣。且中原士庶，久望皇威，乞师请援，结轨驰道。信不可失，时岂终朝。宜分命方岳，因兹大号。侍中、太尉显达，可暂辍槐阴，指授群帅。”中外纂严。加显达使持节，向襄阳。

永元元年，显达督平北将军崔慧景众军四万，围南乡埭为马圈城，去襄阳三百里，攻之四十日，虏食尽，啖死人肉及树皮，外围既急，虏突走，斩获千计。官军竞取城中绢，不复穷追。显达入据其城，遣军主庄丘累进取南乡县，故从阳郡治也。虏主元宏自领十余万骑奄至，显达引军渡水，西据鹰子山筑城，人情沮败。虏兵甚急，军主崔恭祖、胡松以乌布幔盛显达，数人檐之，径道从分碛山出均水口，台军缘道奔退，死者三万余人。左军将张千战死，追赠游击将军。显达素有威名，著于蛮虏，至是大损丧焉。御史中丞范岫奏免显达官，朝议优诏答曰：“昔卫、霍出塞，往往无功，冯、邓入关，有时亏丧。况公规谟肃举，期寄兼深，见可知难，无损威略。方振远图，廓清朔土。虽执宪有常，非所得议。”显达表解职，不许，求降号，又不许。

以显达为都督江州军事、江州刺史，镇益城，持节、本官如故。初，王敬则事起，始安王遥光启明帝虑显达为变，欲追军还，事寻平，乃寝。显达亦怀危怖。及东昏立，弥不乐还京师，得此授，甚喜。寻加领征南大将军，给三望车。

显达闻京师大相杀戮，又知徐孝嗣等皆死，传闻当遣兵袭江州。显达惧祸，十一月十五日，举兵。令长史庾弘远、司马徐虎龙与

朝贵书曰：

诸君足下：我太祖高皇帝睿哲自天，超人作圣，属彼宋季，纲纪自顿，应禅从民，遵此基业。世祖武皇帝昭略通远，克纂洪嗣，四关罢峻，三河静尘。郁林、海陵，顿孤负荷。明帝英圣，绍建中兴。至乎后主，行悖三才，琴横曲席，绣积麻筵，淫犯先宫，秽兴闺闼，皇陛为市廛之所，雕房起征战之门。任非华尚，宠必寒厮。

江仆射兄弟，忠言属荐，正谏繁兴，覆族之诛，于斯而至。故乃狂噬之刑，四剿于海路，家门之衅，一起于中都。萧、刘二领军，并升御座，共禀遗诏，宗戚之苦，谅不足谈，《渭阳》之悲，何辜至此。徐司空历叶忠荣，清简流世，匡翼之功未著，倾宗之罚已彰。沈仆射年在悬车，将念机杖，欢歌园藪，绝影朝门，忽招陵上之罚，何万古之伤哉！遂使紫台之路，绝缙绅之俦；纓组之阁，罢金、张之胤。悲哉！蝉冕为贱宠之服。呜呼！皇陛列劫竖之坐。

且天人同怨，乾象变错，往岁三州流血，今者五地自动。昔汉池异色，胥王因之见废；吴郡暂震，步生以为奸幸。况事隆于往怪，衅倍于前虐，此而未废，孰不可兴？

王仆射、王领军、崔护军，中维简正，逆念剖心。萧卫尉、蔡詹事、沈左卫，各负良家，共伤时峻。先朝遣旧，志在名节，同列丹书，要同义举。建安殿下秀德冲远，实允神器。昏明之举，往圣流言。今忝役戎驱，亟请乞路。须京尘一静，西迎大驾，歌舞太平，不亦佳哉！裴豫州宿遣诚言，久怀慷慨，计其劲兵，已登淮路。申司州志节坚明，分见迎合，总勒偏率，殿我而进。萧雍州、房僧寄并已纂迈，旌鼓将及。南兖州司马崔恭祖，壮烈超群，嘉驿屡至，所听烽谍，共成唇齿。荆郢行事萧、张二贤，莫不案剑餐风，横戈待节。关畿蕃守之俦，孰非义侶。

我太尉公体道合圣，杖德修文，神武横于七伐，雄略震于九纲。是乃从彼英序，还抗社稷。本欲鸣笳细锡，无劳戈刃。但

忠党有心，节义难遣。信次之间，森然十万。飞旂咽于九派，列舰迷于三川，此盖捧海浇蜚，烈火消冻耳。吾子其择善而从之，无令竹帛空为后人笑也。

朝廷遣后军将军胡松、骁骑将军李叔献水军据梁山；左卫将军左兴盛假节，加征虏将军，督前鋒军事，屯新亭；辅国将军骁骑将军徐世擲领兵屯杜姥宅。显达率众数千人发寻阳，与胡松战于采石，大破之，京邑震恐。十二月十三日，显达至新林筑城垒，左兴盛率众军为拒战之计。其夜，显达多置屯火于岸侧，潜军渡取石头北上袭宫城，遇风失晓，十四日平旦，数千人登落星岗，新亭军望火，谓显达犹在，既而奔归赴救，屯城南。宫掖大骇，闭闭守备。显达马槊从步军数百人，于西洲前与台军战，再合，大胜，手杀数人，槊折，宫军继至，显达不能抗，退走至西州从乌榜村，为骑官赵潭注稍刺落马，斩之于篱侧，血涌湫篱，似淳于伯之被刑也。时年七十二。显达在江州，遇疾不治，寻而自差，意甚不悦。是冬连大雪，梟首于朱雀，而雪不集之。诸子皆伏诛。

史臣曰：光武功臣所以能终其身名者，非唯不任职事，亦以继奉明、章，心尊正嫡，君安乎上，臣习乎下。王、陈拔迹奋飞，则建元、永明之运，身极鼎将，则建武、永元之朝。勋非往时，位逾昔等，礼授虽重，情分不交。加以主猜政乱，危亡虑及，举手揖头，人思自免。干戈既用，诚沦犯上之迹，敌国起于同舟，况又疏于此者也？

赞曰：纠纠敬则，临难不惑。功成殿寝，诛我螫贼。显达孤根，应义南蕃。威扬宠盛，鼎食高门。三亏河、兗，陈挫襄、樊。

南齐书卷二七

列传第八

刘怀珍 李安民 王玄载

弟玄邀

刘怀珍字道玉，平原人，汉胶东康王后也。祖昶，宋武帝平齐，以为青州治中，至员外常侍。伯父奉伯，宋世为陈、南顿二郡太守。怀珍幼随奉伯至寿阳，豫州刺史赵伯符出猎，百姓聚观，怀珍独避不视，奉伯异之，曰：“此儿方兴吾宗。”

本州辟主簿。元嘉二十八年，亡命司马顺则聚党东扬，州遣怀珍将数千人掩讨，平之。宋文帝召问破贼事状，怀珍让功不肯当。亲人怪问焉，怀珍曰：“昔国子尼耻陈河间之级，吾岂能论邦域之捷哉！”时人称之。

江夏王义恭出镇盱眙，道遇怀珍，以应对见重，取为骠骑长兼墨曹行参军。寻除振武将军、长广太守。孝建初，为义恭大司马参军、直阁将军。怀珍北州旧姓，门附殷积，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，孝武大惊，召取青、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，士人怨之。随府转太宰参军。

大明二年，虏围泗口城，青州刺史颜师伯请援。孝武遣怀珍将步骑数千赴之，于麋沟湖与虏战，破七城。拜建武将军、乐陵河间二郡太守，赐爵广晋县侯。明年，怀珍启求还，孝武答曰：“边维须才，未宜陈请。”竟陵王诞反，郡豪民王弼劝怀珍应之，怀珍斩弼以闻，孝武大喜，除豫章王子尚车骑参军，加龙骧将军。

泰始初，除宁朔将军、东东莞二郡太守，率龙骧将军王敬则、姜产步骑五千讨寿阳。庐江太守王仲子南奔，贼遣伪庐江太守刘道蔚五千人顿建武涧，筑三城。怀珍遣军主段僧爱等马步三百余人掩击斩之。引军至晋熙，伪太守阎湛拒守，刘子勋遣将王仲虬步卒万人救之，怀珍遣马步三千人袭击仲虬，大破之于莫邪山，遂进寿阳。又遣王敬则破殷琰将刘从等四垒于横塘死虎，怀珍等乘胜逐北，顿寿春长逻门。宋明帝嘉其功，除羽林监、屯骑校尉，将军如故。怀珍请先平贼，辞让不受。建安王休仁浓湖与贼相持，久未决。明帝召怀珍还，拜前将军，加辅国将军，领军向青山助击刘胡。事平，除游击将军，辅国将军如故。

青州刺史沈文秀拒命，明帝遣其弟文炳宣喻，使怀珍领马步三千人随文炳俱行。未至，薛安都引虏，徐、兖已没，张永、沈攸之于彭城大败。敕怀珍步从盱眙自淮阴济淮救永等，而官军为虏所逐，相继奔归，怀珍乃还。三年春，敕怀珍权镇山阳。

先是，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皓北征，僧皓遣将于王城筑垒，以逼沈文秀，塹壁未立，为文秀所破，仍进攻僧皓。帝使怀珍率龙骧将军王广之五百骑，步卒二千人，沿海救援，至东海，而僧皓已退保东莱。怀珍进据朐城，众心恟惧，或欲且保郁州。怀珍谓众曰：“卿等传文秀厚赂胡师，规为外援，察其徒党，何能必就左衽？齐士庶见于民义积叶，声介一驰，东莱可飞书而下，何容阻军缓迈止于此邪？”遂进至黔陬。伪高密、平昌二郡太守溃走，怀珍达朝廷意，送致文炳，文秀终不从命，焚烧郭邑，百姓闻怀珍至，皆喜。伪长广太守刘桃根领数十人戍不其城，怀珍引军次洋水，众皆曰：“文秀今游骑境内，宜坚壁伺隙。”怀珍曰：“今众少粮单，我悬彼固，政宜简精锐，掩其不备耳。”遣王广之将百骑袭陷其城，桃根走。伪东莱太守鞠延僧数百人据城，劫留高丽献使。怀珍又遣宁朔将军明庆符与广之击降延僧，遣高丽使诣京师。文秀闻诸城皆败，乃遣使张灵硕请降，怀珍乃还。

其秋，虏遂侵齐，围历城、梁邹二城，游骑至东阳，扰动百姓，冀

州刺史崔道固、兖州刺史刘休宾告急。休宾，怀珍从弟也。朝廷以怀珍为使持节、都督徐兖二州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平胡中郎将、徐州刺史，封艾县侯，邑四百户，督水步四十余军赴救。二城既没，乃止。

改授宁朔将军、竟陵太守，辅巴陵王征西司马，领南义阳太守。建平王景素为荆州，仍徙右军司马，迁南郡太守，加宁朔将军。明帝手诏怀珍曰：“卿性忠说，平所葬赖。在彼与年少共事，不可深存受益。景素而乃佳，但不能接物，颇亦堕事，卿每谏之。”怀珍奉旨。帝寝疾，又诏怀珍曰：“卿不应乃作景素佐，才旧所寄，今征卿参二卫直。”会帝崩，乃为安成王抚军司马，领南高平太守。

朝廷疑桂阳王休范，中书舍人道隆宣旨，以怀珍为冠军将军、豫章太守。怀珍曰：“休范虽有祸萌，安敢便发，若终为寇，必请奉律吞之。今者赐使，恐成猜迫。”固请不就，乃除黄门郎，领虎贲中郎将、青州大中正。桂阳反，加怀珍前将军，守石头。为使持节、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阳军事、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建平王景素反，怀珍遣子灵哲领兵赴京师。升明元年，进号征虏将军。

沈攸之在荆楚，朝议疑惑，怀珍遣冗从仆射张护使郢，致诚于世祖，并陈计策。及攸之起兵，众谓当沿流直下，怀珍谓僚佐曰：“攸之矜躁夙著，虐加楚服，必当阻兵中流，声劫幼主，不敢长驱决胜明矣。”遣子灵哲领马步数千人卫京师。攸之遣使许天保说结怀珍，怀珍斩之，送首于太祖。太祖送示攸之。进号左将军，徙封中宿县侯，增邑六百户。攸之围郢城，怀珍遣建宁太守张謨、游击将军裴仲穆、蛮汉军万人出西阳，破贼前锋公孙方平军数千人，收其器甲。进平南将军，增督南豫、北徐二州，增邑为千户。

初，孝武世，太祖为舍人，怀珍为直阁，相遇早旧。怀珍假还青州，上有白驄马，啖人，不可骑，送与怀珍别。怀珍报上百匹绢。或谓怀珍曰：“萧君此马不中骑，是以与君耳。君报百匹，不亦多乎？”怀珍曰：“萧君局量堂堂，宁应负人此绢。吾方欲以身名托之，岂计钱物多少。”

太祖辅政，以怀珍内资未多，二年冬，征为都官尚书，领前军将